

神秘的微笑背后，总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真相。
揭开笑靥下的灵魂暗影，呈现极致阴郁的死亡与杀戮！



日本杀人事件

「直」山口雅也 著

安然译

013041101

I313.45

634

V1

旦山口雅也 著

安然译

日本杀人事件



北航

C164875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I313.45

634
V1

NIHON SATSUJINJIKEN by YAMAGUCHI MASAYA
Copyright © 1994 YAMAGUCHI MASAY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IMAZAKI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gency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88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杀人事件 / (日) 山口雅也著 ; 安然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10
ISBN 978-7-5534-0150-8

I. ①日… II. ①山… ②安… III. ①侦探小说—
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7840号

日本杀人事件

作 者 [日]山口雅也
译 者 安然
创 意 章行文
特约监制 刘乐里
选题策划 褚宇恒 渠 诚
责任编辑 王 平 齐 琳
特约编辑 褚宇恒
封面设计 荆棘设计
版式设计 Edge_Design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200千
印 张 8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269
发行部：010-63329002
印 刷 北京佳明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0150-8

定价：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010-63109269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手记 > 001

第一话 微笑与死亡 > 004

第二话 寂之密室 > 058

第三话 奇境异谈 > 114

终曲 南无观世音菩萨 > 238

手记

m e m o r a n d u m

日本杀人事件

故事，从一本落满灰尘的简装书开始。

那天午后，我心血来潮，到小时候常去的离家很近的一间旧书店转了转。这家店开在美军基地附近一条做驻军生意的娱乐街上，店门口挂着一块油漆快要剥落的招牌，上面写着“粉墨”二字。这一带，除了夜总会台球厅之类的场所，就是摆着花里胡哨的劣质和服的纪念品商店，还有用二十年前的电影明星海报装点门面的画像店。这间旧书店就开在其中，店面很小，窄得让人觉得仿佛稍不留神就会错过。

这里摆着的商品，大多是美国兵为了换点小钱放在这儿的外文书、杂志、唱片之类。有色彩浓艳的刺青爱好者杂志、极富诱惑

力的色情读物、简装本的通俗小说和封套磨损了的迪斯科唱片……这些东西在店里杂乱无章地堆着，也有人嘲笑它为“海军的废纸篓”，不过我却不那么看。在这一堆破烂里面，偶尔会混杂着罕见的节奏布鲁斯的唱片，或者半世纪前出版的精装侦探小说之类的宝贝。这地方对我来说非但不是废纸篓，简直就是一个秘密百宝箱。

前面提到的那本简装书，也是夹在珍稀的摩城八哥鸟乐队的单曲碟和无可救药的SM杂志之间，被默默地埋藏着。

我拿起这本书，第一眼就被它奇异的封面吸引了。富士山、观音像，配上樱花，完全就是所谓“外国人印象中的日本”。这么一个怪异的东西，标题也是直截了当的*The Japan Murder Case*（《日本杀人事件》）。作者的名字是用片假名拼出来的Samuel X。书名和作者都从来没听说过。

不知为什么，我对这本奇特的简装书十分在意，最后还是把它同八哥鸟乐队的唱片一起拿到了收银台。

回家以后我马上读了起来。这是一本推理小说，讲述了一个美国人来到日本，解决了三起奇特案件的故事。不过，书中所写的世界却让我困惑不已。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部作品虽然似乎如书名所说是以现代日本为舞台，然而，它所呈现出来的日本却与我们所知道的现实大相径庭。*The Japan Murder Case*中描写的日本，还有人力车在运营，还有武士存在。家家户户门前立着鸟居^①，像江户时代的吉原一样的游郭^②还公然存在。

① 一种类似于中国牌坊的日式建筑，常设于通向神社的大道上或神社周围的木栅栏处。

② 官方认定的妓院集中区。

作者似乎是美国人，貌似没有实际到过日本。

不过，我对此非但不恼火，反而十分感兴趣是什么东西促成了这个虚幻的、想象力充沛的、不可思议的小说世界。比起常见的经过周密调研而写成的关于日本的小说，我倒觉得这一本更有趣。而且，细细一读，我发觉在这些对于日本的扭曲见解之中，也偶有让我惊叹的宏论，抑或是重新发掘了一些如今似已丧失的日本精神，我甚至觉得这本书值得译出来看看。

于是，我开始寻找这位作者。

我首先试图打听这本书的出版社，哪知这家位于加州的小出版社竟然已经倒闭了。我又询问了美国本格推理作家协会，得到的答复是：作者Samuel X早已封笔，而且脱离了文学代理人，目前只知道他的住址。

我向这个加州乡村的地址寄了封信，提出想在日本翻译出版他的著作。一个月后，我收到了Samuel X的答复。信中，他冷淡地称因故不想公开姓名，谢绝了我的请求。

不过，我不死心，继续劝说他，半年间屡次书信往来。对方似乎被我的诚意打动了，反过来提议——既然如此，不署原作者姓名，而是作为您创作的作品来出版，如何？

就这样，我最终决定署我的名字，将这本《日本杀人事件》公诸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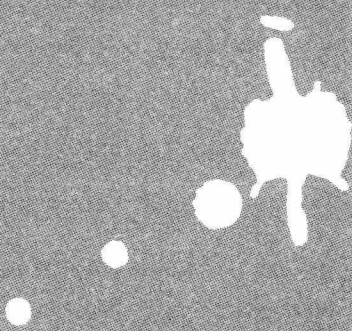
以上原委，特此向读者诸君说明。

第一话

微笑与死亡

日本余人事传





日本人濒死时也能莞尔一笑，
并且，常常也是这样做的。

——拉夫卡迪奥·赫恩（小泉八云）《日本人的微笑》



迎接我的，是一个巨大的微笑。

别的都不提，只有此事无论如何得搁在最前头。

当我乘坐叫做屋形船的小型游览船悠然兜过海岬时，一座巨大的白垩石像出现在悬崖上。这座立像高约五十米，面带巨大的、极为和蔼的笑容俯瞰着我们。此像称为观世音菩萨，是广为人知的佛教形象。就是这位菩萨的安详微笑，首先迎接了经过长途跋涉、终于从美国辗转抵达日本的我。

如果是对佛教一无所知的普通外国游客，看到这位观音娘娘——日本人饱含亲密地这样称呼——可能会想起圣母玛利亚。无论是头上戴着的兜帽、身上穿着的多褶长裙，还是那充满慈爱的面容，无一不

让人联想到天主教的圣母。然而，不能不说这种想法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尽管有着优美的身姿，观音娘娘其实并不是女性。

——话虽这么说，可也不是男性。观音娘娘其实是超越性别的存在，虽然法身早已成佛，却在苦难众生得以普度之前留在世间布施功德，是一位博爱主义的圣人。顺便一说，观世音这三个汉字，据说有观察倾听世间苦难之音的含义。

关于日本的知识，从大学时代开始到如今人到中年，我都是从书本上以及日语老师那里了解到的。但是实际来到日本，才发现原来大部分的日本人也以为观音娘娘是女性。刚刚我和船客中一位有点喝醉的大叔聊了几句，他告诉我说，日本的男性对于美好的女性，即使是妓女也会称呼为菩萨娘娘。这真是一件趣事。我的日语虽足以应付日常对话，但我从不知道菩萨这个词有这样的俚语用法。所以说死啃书本是很难学到这些实用知识的。

不过，不得不承认，尽管我对观音娘娘的性别问题事先有所了解，但在亲眼看到那温柔的面容时，也不由自主地想将她当作女性。

其实，从观音娘娘洋溢着微笑的和蔼表情上，我似乎能看到我第二位母亲的容颜。母亲的名字叫一美，旧姓东京。看名字就知道她是日本人，跟我并没有血缘关系。我的生母是个品行十分不端的女人，我十岁时，她跟一个自称摄影师的一无是处的小白脸私奔了。后来，父亲和一美小姐再婚。这位继母跟我的生母是完全不同

的类型，她聪明贤惠，隐忍坚强，虽无血缘关系，却对我十分疼爱。而且，每当我有些颓丧时，她总是用这句话来鼓励我：

“男孩子就要像武士一样坚强地活着。”

然而，到头来，从她身上，别说真正的武士精神，我连日本的语言都没能学到。和这位新妈妈共同生活的时间太短暂了。一美妈妈来到我家才六个月便出了车祸，匆匆撒手人寰。

从一美妈妈去世那天起，我不再去教堂。管你是上帝还是神仙，我想这点抗议的权利我总还有吧。明明连青春期都没到，竟然两度丧母，真是承蒙错爱。

后来，关于这位日本母亲的温暖记忆，始终沉淀留存在我心底。然后不知从何时起，竟演变成了我对日本这个国家的兴趣。我一有机会就去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大学的专业也选择了日本研究。那时候，常常梦想着毕业后到与日本有关的贸易公司就职。

然而，基督教的上帝对于我不再去教堂的事，看来有些不快。我刚上大学，父亲就突然去世。家中不仅没有积蓄，反而欠了一大笔债务，我只得放弃学业开始工作。这工作，是与日本毫无关联的、索然无味的地方检察院侦查员。

从那时起到现在的人生，我打算一笔带过。我跟一个与生母类型不同，但同样恶劣的女人结了婚，结果是理所当然地感情破裂，不胜其烦的争吵之后终于离了婚。接下来，可巧连工作也丢了。活到三十大几，却如初生的婴孩般赤条条一无所有。这在我的国家是常有的事，真让我笑不可遏。

然而，纵然变得一无所有，我也没有绝望。恢复自由身的我，对日本的憧憬在心中再次萌动。莫非我其实是那位温柔的日本母亲所生，本该有着更为美好的人生——这样类似于幻想的念头在我心中日益发酵。于是，我决定，现在开始也为时不晚，到日本就当是脱胎换骨，从头开始。

我立刻再次开始了关于日本的学习，并且打工赚钱作为赴日资金。同时，我也给一美妈妈的娘家写了封信。她有一位名叫芭蕉的哥哥，继承了东京家的家业。对于素未谋面的蓝眼睛外甥的来信，这位芭蕉舅舅友好地回信说，来日本的时候请务必来家里看看。于是，在收到舅舅回信之后一个月，我登上了开往日本的船。

东京一美这个名字的汉字大概是寄托了父母希望她成为东京最美丽姑娘的愿望，然而，东京家其实并不像其姓所表示的那样在日本首都东京。稍稍对日本有些了解的人不必我说自然也知道，东京这个姓跟铃木、银座一样，在日本是随处可见的普通姓氏。东京家其实是在位于毗邻东京市的相模县横浦半岛上一个叫观音市的地方。

对，此刻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个名副其实被观音俯视着的海边小镇，就是东京家所在的观音市。在终于抵达向往已久的母亲故国的时刻，像是为迎接我的到来一样出现在眼前的，是映着母亲面容的观音巨像的微笑，我心中一时波涛汹涌。

——不过，这样可不行。身为武士，无论何时都不能乱了心志。

我试图甩开一时的感伤，恢复自我。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

“您对观音娘娘很感兴趣吗？”

我转过身，两位日本人站在那里。他们是我在这条屋形船上结识并相熟起来的一对父子。

出声叫我的，是个子不高但身体结实的中年男子，他叫山田浅右卫门，是一家美资公司横滨分公司的总经理。另一个和我差不多高、目光锐利的年轻人侍立在他身后，他是浅右卫门的儿子主水。主水和父亲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他们两个再加上浅右卫门的妻子春，一家三口在航程中一直端坐在船舱里，不过这会儿船快靠岸了，看来父子俩想要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所以出来了。

我站在船舷的扶手处等山田父子走过来，一边深深鞠躬一边说：

“您好。”

日本是个注重礼仪的国家，所到之处礼节性的寒暄必不可少。见面的时候、分别的时候，还有各种场面，都不能不把寒暄问候挂在嘴边。好在我熟知日本这一习惯，才不至于丢人。顺便说一句，日语中“您好”这个词，可以用来表示英语中的您好、早安、再见、抱歉等许多问候语，是个很好用的词。

不出所料，浅右卫门看起来很愉快地说了声“您好”，朝我鞠了一躬，又一次问道：“您对观音娘娘感兴趣吗？”

“是的。这是很古老很贵重的东西吧。”

浅右卫门点点头。

“观音海岬的观音像，因为它的形象而被称为白衣观世音菩

萨，不过这座像的起源更为古老。天平时代，这里原本有一座神殿，里面安放着一位名叫行基的高僧所完成的观音像。不过，那座像在大正年间的大地震中倒塌，对当时的乱世感到忧心的右翼头领犬神满，为了普及观音的思想，在遗址上建起了这座像，这就是现在的白衣观音菩萨的来源。——语言上没问题吗？我说的这些，您明白吗？”

“嗯，我在美国学过日语。基本上能明白。”

浅右卫门放心了似的点了点头。

“那座观音像在‘二战’中因为美军的空袭被毁掉了一部分——”

我慌忙俯下身。

“这真是，实在是万分抱歉……”

浅右卫门对于我出乎意料的道歉似乎感到很惶恐。

“哎呀哎呀，真是不敢当。不该让您介意的。我并不是在抱怨美国。都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事实上，现在我所就职公司的老板也是贵国的。”

浅右卫门微笑着说了这些，又继续刚才的话题。

“当时遭到破坏的白衣观音，在战后进行了改建。告诉您一件有意思的事吧。改建的时候，本来是预定把观音像转移到别处，在那个遗址上重建同样被破坏掉的灯塔的。但因为市民的请愿，最后还是决定把观音娘娘留在那里，而且让观音像与灯塔合体。”

“观音娘娘和灯塔合体？……”我一时语塞。

“是的。这附近是海难多发地带。白衣观音像直到现在，也一直作为灯塔，为驶过东京湾最艰险的横浦水道的船舶领航，出色地履行着职责。天黑时观音娘娘开眼，眼中射出灯光。而且她的头部可以旋转，将光明遍布每个角落。观音娘娘不仅照耀着海面也照耀着城市。原本天平时代的观音娘娘就被称为护航观音，布施守护航海之恩泽，因为有这样的原委，现在也算是适得其所了吧。”

——真是了不起。没想到观音娘娘竟然还兼有灯塔的职责！观音娘娘不仅注视着众生疾苦，还为航海安全送去光明。这不正是传统宗教思想与近代国家功能主义的完美结合吗？我不得不再一次为日本这个国家的包容力大感叹服。

“真该谢谢观音娘娘，”我不由喃喃自语道，“总是带着温柔的微笑，注视着我们。”

接着，我转向浅右卫门说：

“我喜欢观音娘娘的微笑。我觉得，那似乎是全体日本人的微笑，是日本人温柔的象征。”

浅右卫门对于我的话明显相当动容。

“哦，是吗……这真是，多谢……”

不过，他的表情突然阴沉下来。

“如果外国人都能这样理解就好了……”

我感到有些疑惑，便问道：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浅右卫门没有回答。像是要把心中的芥蒂硬咽回去一样，他只

是低着头一动不动。这时，一直沉默的主水替父亲答道：

“我们公司的老板，就是贵国那一位，说他十分不喜欢父亲的微笑。”

“主水，别说了。”浅右卫门出言制止，不过儿子却不肯听。

“没关系的，父亲。看得出来，这位先生虽然是美国人，却十分理解日本。就说给他听听吧。”

主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又问了一遍：

“在你看来，我们的微笑像是在嘲笑你们吗？”

我一时词穷。在我们外国人看来，确实觉得日本人全都是笑着的。也有人说这是因为日本人眼睛细小并且向上吊着的缘故，我却觉得不仅仅是这样。大略扫视一下世界各国的人们，日本人确实给人感觉他们是常常面带微笑的民族。我自己对此是很喜欢的。不过，有的外国人并不这么认为，这也是事实。

“我们公司的理柏社长，似乎很讨厌我们的微笑。比如说，父亲作为分公司总经理，当着社长的面责备总公司的专横做法时，社长却说，面带笑容批评他是对他无礼，是在嘲弄他，因而大发雷霆。理柏社长不是很理解日本人。我认为，父亲只是身为武士，为了在任何时候都不失礼，极力不让自己的感情外露，这番努力在对方看来就是一直在微笑，不过，对于外国人而言这似乎是不可理解的……退一万步说，就算要把这种武士的礼数看做是‘笑容’，这笑容的含义也是——‘如果因为我表露出自己的感情而扰乱了你的心情，才真是万分抱歉，所以，我要静静微笑着面对你’。”